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宇宙的祕神

吉安斯著
部光謨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宇宙的祕律

麥基洛吉
麥基米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 C 五四二一

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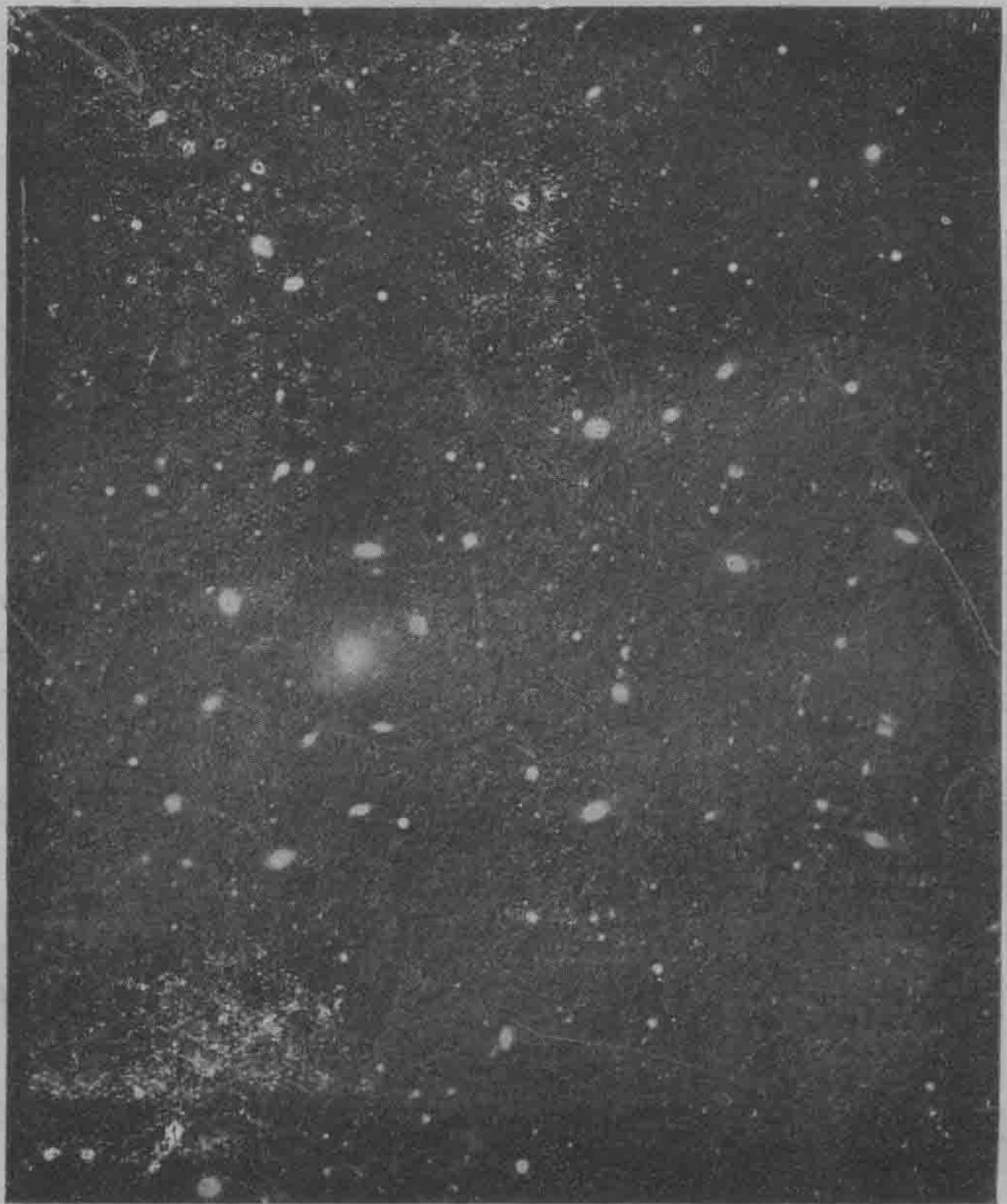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宇宙的祕神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原著者 Sir James Jeans
譯述者 邵光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書館



第一圖 空間的深度

序言

公餘得暇，偶閱英國吉安斯爵士（Sir James Jeans）近著『神祕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一書，喜其說理深入淺出，不覺忘其固陋，走筆逐譯，歷時數月，乃告完成。惜書中所用名辭術語，我國多尙未有統一譯名，而譯者復不文，僅就聞見所及，斟酌釐定，謬誤之處，當所難免，謹各照附原文，藉使互相比對。

要知任何科學理論，其任務總不外整理事實或說明事實，苟與事實衝突，自須立加擯棄，即使能與現有事實符合，亦無從確定其永久若是，故不能認為有絕對之價值。本書所述，僅可代表現代科學上一種比較通行之理論，然其內容，實尙未臻完全無疵之地步。閱者於瞭解之餘，設能深加思索，從事補充其缺憾，或竟全部推翻，另代以更完善之理論，則為譯者所深切盼望者也是為序。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光謨自記，於天津。

引言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年十一月，作者在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從事利德講演（Rede Lecture）；這本書便是根據那種演辭擴充所成。

現在有一種普遍的信仰，以爲天文學和物理科學的新學說，將劇烈變更我們對於宇宙全部的觀念，變更我們對於人類生活重要性的主張。這種問題，從根本上說，應當屬於哲學的討論；但是在哲學家有權發言以前，必須先使科學悉數舉出一切可確證的事實和試用假設。必須並且惟有到這時，問題纔可以移進哲學的領域。

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心裏常存着上述一類的感想，又想到關於這個題目的著作已經很多，時時懷疑自己有沒有再加上一種的必要。我的特殊資格，祇是通常認爲有利站在旁觀者的地位。我沒受過哲學的訓練，也沒有作哲學家的意嚮；我的科學工作，也在物理理論的爭辯範圍以外。

前四章是本書的主要部分，簡單的討論一些科學問題的綱要，我以爲對於最終哲學問題的

討論，全有相當關係並且供給有用的材料。在可能範圍內，我曾努力避免重複我以前一本書 *The Universe Around Us*（我們周圍的宇宙）因為我希望這本書可以作那本的續編。但是遇着主要論斷所必須的材料，卻一律收進，以便這本書可以自己獨立。

最末一章，立場又自不同。每個人根據近代科學所供給的事實，全有權作成他自己的結論。這章裏，祇是我自己站在完全不知哲學思想領域者的立場，對於書中主要部分討論過的科學事實和假設，想要給予的種種解釋。也許有多少人不肯同意——那卻正是我要寫出的目的。

一九三〇年，J. H. Jeans 自識於 Dorking。

*

*

*

*

*

在預備第二版的時候，我會把前四章的科學資料努力更新，並且去掉論辯中一切疑似的地方。原書有幾段竟在種種不可預料的方式下面，被人誤會誤解，或甚至誤引，真使我覺得不幸。現在把他們有的取消，有的重寫，有的引伸。並且有的加上幾段，或至整頁，以便使全部論辯，獲得進一步的清晰。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J. H. Jeans 自識於 Dorking。

目 錄

第一章 漸趨消滅的太陽 ······	一
第二章 近代物理學的新宇宙 ······	一五
第三章 物質與放射現象 ······	四六
第四章 相對理論與能媒 ······	七九
第五章 神祕的宇宙概觀 ······	一一三

神祕的宇宙

第一章 漸趨消滅的太陽

我們知道的星球，有幾個幾乎並不大的地球，但是他們的多數，卻常能裝盡了幾千百萬個地球以後，還餘下相當的空隙。更有特別大的，簡直能容納多少萬萬個地球。至於宇宙間星球的總數，或者竟可以比做全世界所有海濱上的細沙。可見我們在空間所居處的家，要和宇宙全部物質比較起來，是這樣的渺小。

這些數目極多的星球，常在太空裏不停的遊行。有的少數幾個合成一羣，結着伴前進；但大多數全是孤獨的旅客。他們所經過的空間，又非常的廣大，一個星球要行近別一個星球，那真是一宗幾乎不能够想像的稀罕事件。每個星球的行程，大抵總是極端隔絕的，就如同茫茫大海裏的唯一

航船。要是大小按照比例，把星球全做成航船，那麼通常一隻船相距他的最近鄰船，也有一百萬英里以上。這樣，很容易看出，一隻航船為什麼總不能遇到可以招呼着的另一隻船了。

不過我們相信，大約在二十萬萬年以前，終久有過一次這樣稀罕的事件。那時有另一個大星球，任意在空間遊行，偶然來到太陽可以招呼着的附近。太陽和月亮既是可以產生地球上潮汐現象，所以那時那個星球也必使太陽表面發生了高潮。不過他們和我們海洋裏因受質量甚小的月亮吸引力而生的細微潮浪，一定很不相同。那時巨大的潮浪，行過太陽的表面，最後近似一座高峻的大山；擾動的原因愈近，那山的高度也愈增加。並且在那星球開始離去以前，他的引力已經極大，竟把這山扯成了碎塊，有的還向外放送，正好像海浪的向外飛濺水沫。這些飛出的碎塊，從那時以後，不停止的圍繞着太陽運行。他們便是太陽系裏的大小行星；我們的地球，也便是其中的一個。

太陽和我們所見在天空的其餘星球，熱度全很高，絕不容生命在那裏獲得或保存一席地。所以從太陽放出的碎塊，在一起初，也必是一樣的高熱。後來，他們一點一點的冷卻，直到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自身固有的熱度；他們的熱度，幾乎完全是來自太陽對於他們的放射了。經過了多少時間，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或什麼樣子，其中一個冷卻的碎塊上面，忽然發生了生命。在一開始，僅有一些簡單的生物；他們的生機，差不多不能夠超過繁殖和死亡的範圍。但是從這卑下的開端，便漸有一道生命的流泉，經過愈趨愈甚的複雜，終久產出一種生物，他們的生命集中於他們的情感和志向，他們的美術鑑賞，以及他們的宗教，以寄託他們的最高希望和靈感。

雖然我們還不敢確定的說，人類的出現，大概總不外與上述類似的狀況。我們站在一粒微細的碎沙上，竟自要企圖發現四週圍繞我們以空間和時間的宇宙，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和目的。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很有些像恐懼。我們覺得宇宙的可懼，因為他有多少沒有意義的遠大距離，因爲他有不可想像的長久時間，以致把人類歷史比成不過眼的一瞬，因爲我們人類的極端孤獨，並且因爲我們所佔地位在空間渺茫的不關重要——如同全世界細沙中一粒細沙的百萬分之一。最要緊的，我們覺得宇宙可怕，似乎他並不關切類似我們的生命；什麼情感，志向，成就，什麼藝術和宗教，似乎全一樣不會在他的計劃以內。或者我們更可以從反面說，宇宙實在積極仇視像我們一樣的生命。空間的大部分非常寒冷，生物在那裏就得凍結；空間的物質又多半太熱，不容生命的存在。更

有種種不同的放射線，經過空間，爆炸天體，其中很多是仇視或竟破壞生命的。

我們跌進這樣一個宇宙，如果不是確實的錯誤，至少也可以正當的說是由於一種偶然的事件。這樣說法，並不必含有驚奇我們宇宙的存在，因為偶然的事件，總要發生。假若宇宙長久繼續，每種能想到的偶然事件，全有遇着的時候。我想是赫胥黎（Huxley）曾經說過，叫六隻猿胡亂打字，經過幾千百萬年以後，終久有時打出英國博物院所有的書籍。假若我們查閱某隻猿所打的最後一頁，發見他的亂打，竟成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我們一定覺得這是一樁奇特的偶然事件。但是我們要翻盡了他在過去不知多少千萬年裏所打完的千百萬張字以後，我們敢斷言不定在那裏又找出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完全是機會胡撞的結果。同樣，幾千百萬的星球，胡亂在太空裏遊行，經過了幾千百萬年的時間，當然要遇着種種的偶然事件。其中有限幾個，必要遇着那種特別的偶然事件，結果纔產生了所謂行星的系統。不過計算的結果，卻看出在天上星球的總數裏，這類行星充其量也爲數甚少。所謂行星系統，在空間誠然是件稀罕的物事。

行星系統的稀罕，確是重要的一點。因爲照現在所能知道的，我們在地球上所見的生命種類，祇

能够發生於類似地球的行星上面。他的出現，必須有適當的物理狀況，最要緊的便是溫度的高低，總能使物體存留在液體的狀況。

那些星球的自身，因為太熱，便沒有這種資格。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是一團團的火燄，散布在空間，供給熱度。空間的溫度，最高也不過在絕對零點上四度左右——要說華氏表便約在冰點下四百八十四度——到了天河以外的太空，或者還要更低。在這些火團之外，既有冰點下幾百度不可想像的寒冷；在他們的附近，卻又有幾千度以上的高熱，那裏能够溶化了所有的固體，沸化了所有的液體。

生命的 existence，祇能發現於很狹的氣溫限度以內，距離各個星球的四圍，全有一定的遠近。限度以外，生命就要凍結；限度以內，生命就要萎化。約略計算的結果，把一切可容納生命的範圍加在一起，還不到全部空間一千兆分之一（譯者註：萬萬爲億，萬億爲兆。）就是在那範圍以內，生命的存在，也必是很稀罕的事件。因為從太陽裏放出行星，是由於極非常的偶然機會。在這能容生命的小範圍裏，大約每十萬個星球裏，僅能有一個帶着環繞他運行的行星。

正因為這種理由，要說宇宙原來就擬意產生像我們一類的生命，簡直似乎不能置信。如果要是那樣，我們就應當預期機器的大小和產物的多寡，必要成比較好一些的比例。實際上，至少在最初一看，生命好像是一種完全不關重要的副產物，我們這種生物，多少總不在主要的計劃以內。

我們還不知道，要祇有合適的物理狀況，是不是就能產出生物。有一種思想學派主張：當地球逐漸冷卻以後，生物就自然出現，並且還幾乎不能不出現。另一種學派主張：地球的出生，既由於一種偶然事件；生物的出現，當然必須也由於一種偶然事件。生物身體的物質成分，完全是平常的化學原子——如同煤烟裏的炭質，水裏的氯氧二質，大氣中佔一大部分的氮質，以及其他等等。凡是生命所需要的幾種原子，在新生時的地球上，必已樣樣俱備。在某一個時期，一羣原子或者竟合成像在生物細胞裏的一樣形狀。如果時間長久，他們一定可以這樣作；正好似六隻猿打字，經過長久時間，一定可以打出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但是他們那時就是一個有生機的細胞了麼？換句話說，一個生物細胞，是否就是一羣按照非常方法排列的平常原子呢，還是另外再加些什麼呢？或者從另一方面說，一個科學上精巧已足的化學家，是否就能够用必需的原子，創造出來生命，好像

小孩子們創造出來的機器玩具，並且一樣的能行走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還不知道。如果有了答案，便多少可以指出，空間別的世界上是否也像我們世界一樣有人居住，所以一定大有影響於我們對於生命意義的解釋。因此而生的思想革命，一定更大於格利瞭(Galileo)的天文學，或達爾文的生物學。

不過我們確實知道：有生命的物質，雖含有十分平常的原子，但他所含主要原子，常有黏合成非常大羣或『分子』的特別能力。

大多數的原子，並沒有這種特質。例如氫和氧的原子，可以合成氫的分子(H_2 或 H_3)，可以合成氧和臭氧的分子(O_2 和 O_3)，可以合成水的分子(H_2O)，可以合成過氧化氫的分子(H_2O_2)；但是這些分子沒有一種含有四個以上的原子。加上氮質情形也差不了許多；由氫氧氮三種原質合成的化合物，全含有比較數少的原子。但是再加上炭質，情形便完全不同；由氫氧氮炭四種原質所合成的分子，有的含有幾百，幾千，或甚至幾萬個原子。而造成生物的主要原料，也便是這一類的分子。距今一百年前，通常假設必須有一種『生動力』，纔能够產生這些以及其他組成生物物體的物